

“江南”忆,最忆杏花开

□董春雷

人间四月天,能不忆“江南”?于我而言,塞外江南——伊犁的杏花最是惦念。她开在唐诗宋词里,开在庆华杏园、海棠路、杏花沟……乃至不起眼的角落。

“不待春风遍,杏花独自开”,春意料峭、乍暖还寒之际,庆华园子里的杏花悄然而至、先叶而开,于一夜间迸发出了盎然生机。映入眼帘的不是一朵两朵的娉婷,也不是一枝两枝的婀娜,甚至不是一丛两丛的斑斓,而是汹涌澎湃、震撼人心的“花海”。与之呼应的是以花为媒、如“期”开幕的“杏花节”,欢迎着八方来客。攘攘的人群里,各民族姑娘们百媚千娇、争奇斗艳,恰似一位位美丽的杏花仙子,不施粉黛便风姿绰约,已然分不清此花与彼花。或许,“魅力伊犁·和美杏乡”的美誉,一场花事足矣。当然,一年一度的花事也自有人间烟火气,现场文娱表演、特色美食等应有尽有。

我应该写不出“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的佳句,但“杏花微雨”的海棠路又怎能不惹人触景生怀,提笔而作。何况,作为网红打卡地,着实美得如梦如幻。人们慕名赶来,打扮各异,穿行于花间摆拍、留影,古风

与时尚,精致和随性,无论何种妆容都是恰到好处、自有风情。如此好时光,当约佳人共度,于是一对对善男信女携手花下,羡慕旁人。只是,不要辜负了“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人以花为景,花以人为伴,海棠路装饰了整座城。

“此景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时落凡间?”一到花开,杏花沟就美成了仙境! 遗世而独立的野杏树散落在此起彼伏的坡谷沟壑,或一“枝”独秀,或抱团簇拥,每当大西洋的暖流吹来,便开得连绵数十里,处处皆风景。和美丽的草原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犹把徐悲鸿先生“白马西风塞上”“杏花烟雨江南”两种不同意境的画作自然融合,同框出镜,怎一个“妙”字了得。难怪会被评为“人生中不得不去的100个地方”之一,多次荣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而走向世界。

无独有偶,大西沟也分布着同为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野杏林,稍晚于杏花沟而开。双方似乎商量好了顺序,相互配合,渐次开放,以弥补花期短暂的遗憾,可谓神奇! 倘若再幸运一点的话,邂逅一场杏花雪景,就更不虚此行了。野杏林浑然

天成、不假雕琢,如诗如画、自带灵气,引得长春真人丘处机也“到此一游”,在大西沟福寿山一带留下了传经释道的足迹。不过,也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其实,伊犁的杏花随处可见,她染遍了田野、庭院、路旁,常常在不经意的转角就能偶遇。“浓妆淡抹总相宜”“一瓣一蕊皆关情”,花开的每个阶段都变幻色彩,充满意境,美得别致,美出层次。从“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含苞欲放,到“淡红褪白胭脂浣”的尽情盛开,再到“纵被春风吹作雪”的落英缤纷,无不让人如痴如醉,若有所悟。而弓月城遗址那棵历尽沧桑的古杏树,更让这一季的花开,平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无限的遐思。

杏花,自古以来都深受青睐和赞美,以至冠于杏花之名的地方不乏其数,最让人熟知的当数杏花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泛指也好,狭义也罢,杏花与酒结缘,是一种巧合,更是一种注定,相伴相生、相辅相成。而伊犁,也从不缺醉人的美酒。而伊犁,哪个村落不可称之为“杏花村”? “江南”忆,最忆杏花开。

闲庭信步



天忽然就暖了,还没来得及看桃花,花就开过了。新长的绿叶把桃花挤得无从退让,桃花只好凋落了,散在地上,没几日便被风卷得不见了踪迹。

在乡下,桃花和梨花随处可见,连同水边的杨柳,实在可说是家花了。虽说古人言,桃李开花不是花,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但我一直对桃花梨花存有好感。想那桃花如氤氲之霞,梨花如清晨细露,都别有一番楚楚动人。虽没有十分姿色,却也有五分可人。

桃花梨花一开便是群艳,桃花的红是有名字的,“桃红”,让人遥想出几分娇憨和俏丽,大概是西厢记里小红娘似的人物,泼辣而又良顺。像是乡下人家一堆闺女里的老二,挤在姐妹妹妹之间,肆意的胡闹,凡事爱抢个先,悄悄用私房钱置个胭脂手帕之类,藏紧了不让姊妹们瞧见。若论相貌,自然是姊妹里头拔尖的人物。倏忽之间,姑娘大了,便寻了个人家,大红喜轿一抬,成了村里最泼辣的新媳妇,惹人羡慕也惹人厌。哪个村里闹出一场与货郎私奔的戏码,那女子多半

是“桃红”,乡间女子从来低眉顺眼过一世,唯有“桃红”不想委屈了自个,拽住一个人就像拽住了所有的希望,却从此漂泊异乡,日子一样灰寂。连娘家与原先的夫家也从此绝口不提这个人。桃花肆无忌惮映人眼睛也不过十来天的工夫,还没怎么留心,地上就只剩残色的碎瓣。

“梨白”,像是一种酒名,无端便让人觉出满齿的清冽与醇甘。“桃粉梨白香几重?一江春水醉东风。”桃李该是一家的姊妹,亲亲热热在一起拉话唠嗑。“桃红”是老二,“梨白”该是小妹。在家里大概有些娇宠,于是也生出些任性脾气来。笑的时候咯咯作响,闹脾气时就梨花带雨了。小的时候看《西游记》,那么多的妖精,就记得一个梨花精。妖娆之中偏偏透着清雅,柔弱之中偏偏隐着几分乖戾。要是生在乡间,大概没有二姐美,却比二姐招人疼。爹娘左盘算右盘算,或许就嫁给了一个地殷实人家。嫁过去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少让婆婆地里嘀咕。回到娘家却也不说,渐看着就稳重起来,坚实起来,成了安家立户

暮春三姐妹

□吴开宇

不滋事的小媳妇。只是哪个夜里,起了风,起身披衣关窗户的时候,有一丝恍惚,微微念起从前家后那棵老梨树,那个穿着干净月白短褂的年轻人。那时节,自己穿个什么颜色的褂子呢?想不真切干脆不想了,回去和衣而卧。

至于柳枝,那自然是家里的老大了。事事忍让,老实本分。姊妹们爱穿红戴绿,她成日里套着个不辨颜色的短褂子,忙着田里的活计,连话也不说一句。农闲时在溪水洗把脸,却也是个娟秀人。看着姊妹们在爹娘面前撒娇,她只是笑。冷不丁地提醒爹娘,二妹怕是到说的年纪了。她自己,蹉跎到老大不小,才匆匆忙忙找了一户人家。嫁过去便操持起一大家的事务,博得满村的赞叹,夫家脸上亦添了许多光。柳枝一有空闲就想着回趟娘家,包裹裹了又裹,东西塞了又塞。

什么时候,该和一帮老友去结伴赏花了。错过了乡野桃李,错过了洛阳牡丹,总还有别的什么花在相候。

经久不衰的老街晚市

□林炳堂

家乡的老街虽经时光冲刷,容貌大变,镇上的街区、店铺多了许多时代气息和时尚色彩,但老家的晚市依然如故,颇具特色,经久不衰。尤其是在初夏,物丰货美,人气旺盛,十分兴隆。

晚市自发而成,解放初就已形成。它不像早市那样轰轰烈烈,有专门的场地和管理人员,而是自由发挥,相机就市。只要是晴天,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人们车载肩挑,从四面八方慢慢汇拢到农贸市场前的那条街上,分列于道路两边,或摆出箩筐,或铺上塑料纸,拿出货物,就地设摊。稍一会儿,地摊接地摊,摆成了长龙。卖主则坐在自带的小矮凳上叫卖着。“地里刚挑来的蔬菜,新鲜!”“小船刚上来的尖子蟹,便宜!”伴随着叫卖声,买菜者渐渐多了起

来,有街上的居民,有单位的炊事员,也有从乡下骑车赶来的,一会儿摊位前站满了购买者,挑拣的,讨价还价的,一下子热闹起来。

晚市的特色是货物“新鲜”。初夏时节,那刚采摘的青蚕豆、青豌豆,绿皮绿肉的嫩莴笋,刚从地里挖出还带着泥土味的土豆,时鲜的蔬菜等应有尽有。晚市上最能抓住人“胃口”的是海鲜。刚捕获的梭子蟹还在爬动,水灵灵的梅头鱼和文蛤等,一下把购买者吸引过去。挑挑拣拣,不一会儿就销售一空。鲜活的梭子蟹,生炆最为肥美。制作也很简单,洗净、剥壳、去腮、对瓣,然后用烧酒、生姜、酱醋、盐搅拌,腌制少许时间,便可食用,那味道真是鲜美至极。加上一盆清蒸梅头鱼、一盆文蛤炒鸡蛋,再来些时鲜蔬菜,便

成了一桌颇具特色的待客之菜。

晚市上吸引人的,还有新卤制出锅的猪头肉,香味诱人,肥而不腻,切下一块,绝对是下酒的好配菜。下班族图方便,切下一包,回家即用,老小喜欢。

初夏是小龙虾上市旺季,有摊主别出心裁,在市场一侧临时搭起帐篷,支上煤气灶,现烧现卖。口味多种多样,有蒜泥的、椒盐的、蛋黄的……全由买主自选。

晚市上,还有刚烘出的插秧大饼、热气腾腾的“黄粽子”等本地食品,人们错过了早市,来晚市也可一饱口福。

晚市大约两个小时,一直持续到天暗了才逐渐散去。它犹如老街的一道陈年老酿,经久而愈发醇厚……

看不尽的美景

——中国田园山水画史馆参观记

□黄正平



芦长花明

张正忠作

随 笔



秀丽的狼山东隅,浩浩的大江之滨。

在国家级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巍巍商务大楼的西邻,有一个“中国田园山水画史馆”。我慕名已久,一直未能如愿参观。阳春三月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应“海门发展大会”活动之邀,在与画史馆相近的馨公过去便操持起一大家的事务,博得满村的赞叹,夫家脸上亦添了许多光。柳枝一有空闲就想着回趟娘家,包裹裹了又裹,东西塞了又塞。

原以为“田园山水画”只是画农村风景的,看了画史馆才体悟到它的精深博大,前途无量,才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满满的自信心。在这个开馆七年的宽敞而充实的展厅里,同去的还有海门文广旅局局长与几位作家、南京来的书画家。讲解员娓娓道来,从古至今的名画图片系统有序展示在面前。我们看到了远古时期人类的审美启蒙;一千年前田园山水画是为何产生的,现存第一幅田园山水画长什么样;历朝历代是怎样一步步传承发展起来的;“田园山水画”的名称概念是何时何人提出的,当代创作发展到什么样了;党和政府怎样来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一次次推动这项事业的;业内权威专家的高度肯定是怎么说的……

在浩瀚的中国山水画历史长河里,有五代赵幹画芦苇萧萧、小雪飘飘的《江行初雪图》卷;有宋代赵令穰画雾缭绕、树隐村舍的《湖庄清夏图》;有元代赵孟頫画原野广阔、

浅水渔家的《鹊华秋色图》;有明代沈周画稻畦历历、港汊弯弯的《东庄图》册;有清代王翬画湖烟漠漠、庄园华茂的《渔庄烟雨图》;有近代陈少梅画净水烟树、渔翁轻舟的《湖水净碧图》;有现代陆俨少画野桥流水、沙岸茫茫的《杜甫诗意图》册;有当代吴冠中画粉墙黛瓦、篱落花开的《江南宅园图》……这些墨彩缤纷、美不胜收的画面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绘画艺术是文明结晶、国之瑰宝,而田园山水画正是这一国宝中饱含自然魅力和人文之美而世代相传的重要画目之一。

田园、山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能感知的一道风景,与人们相依相伴。南通就有广袤的田园乡土、秀美的五山之麓、浩渺的江海河水。田园山水画,是接地气的中国画艺术。在传统的士子文人绘画作品中,它们是常见的诗情画意的描绘对象。把田园山水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几千年来没有人做过,我们南通海门的张正忠老师以极大的专注力,把田园山水融汇自己的艺术生命之中,表现在他的作品和日常工作中。他花费了二十几年的心血,长年累月地去寻找它、认识它、分析它、梳理它,把它孕育发展的脉络弄清楚、讲明白。他把成果奉献出来,海门区政府委托开发区据此办成了这样一个公益性的、有相当规模的中国第一家画史展览馆。

更重要的是:田园山水这个画目长于表现生态文明建设、弘扬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有利于振兴乡村,把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寄寓于美术图像,把奇妙的艺术构思融会在美轮美奂的画面中,给广大人民以美的享受。也许在今天看来,它还只是表现当代的景观,但是未来我们就会知道,那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因为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所以张老师如此地关注它、表现它,率先把它

作为研究的对象。

我们接着还到楼上去看了第四届“江海情韵”田园山水画展。这是海门培养的一支田园山水画创作队伍的作品,大家深感“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句话有道理。我不禁想起24年前在海门工作时,出席过海门画院的书画展,2004年“张正忠田园山水美术馆”的开馆。2012年,田园山水画受国家行政学院的邀请晋京办展,奠定了海门特色文化的地位。如今,她不仅是海门的,也是南通的文化品牌,正在走向全国、还将走向世界。“中国田园山水画”画目这个学科被公诸于后世,大家看到了它的文化内涵、品种外延、起源发展等方面,早已远远超过名震全球的19世纪法国巴比松农村风景画派。但其影响还远远没有赶上他们,有待于大家继续努力传承传播。

生活中从来就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光;研究也不缺少对象,对象就在我们身边:这是张老师给我们的时代启示。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院长邵大箴先生说:“写《中国田园山水画史》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来没有有人做过,意义是不一般的。”画史馆展陈显示,田园山水画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国之瑰宝,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艺术存在,也是中国画现代之路的一个成功范例。海门区的这个成果,也就是南通的特色美术现象之一。这次我们时间紧只是走马观花,下次一定要再去细看,建议各行各业没有去过的人都找机会去看一看画史馆。

党中央号召要做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薛永年先生为《中国田园山水画史》作序的题目就是《溯源探道 温故知新》。当今中国田园山水画名称概念提出28周年之际,翻开旧历史,观察新时代,让我们一起感受田园山水带来的艺术时光!

心海涟漪



我的爷爷是个“社交咖”。他一大早喜欢到公园遛弯,然后去听保健养生讲座,带回各种瓶瓶罐罐的“体验装”,说是免费的。上午他还会睡养身觉,下午则骑着自行车去打牌,牌友是他多年的好友。

爷爷烧得一手好菜。土豆丝、自制薯条、蟹粉豆腐汤、红烧鲳鱼、罗宋汤……都是拿手好菜。他每次烧菜都会在“大众烧法”的基础上注入自己的特色,那些菜都有家的味道。

爷爷无甜不欢。他特别爱吃糯叽叽的食物,比如:糕、八宝饭、糯米团子。餐桌上只要有这些食物,他总会

呱呱嘴,忍不住说“再帮我夹一块”。

爷爷还有点幽默。看到外婆不开心了,他会说“看到你这样,我的心里像有把小剪刀在绞”,外婆就被逗乐了。吃饭时,我喜欢和爷爷聊天,有时候爷爷嫌烦了会忍不住摆摆手,说:“别吵别吵,吃鱼不说活。”

爷爷总是用最朴实的话讲最真实的道理。他晚上会定期收看《海峡两岸》,经常感慨:“有国才有家。”在我们成家立业时,爷爷会说:“入党了吗?要尽快向党组织靠拢。”“谈朋友的时候不要去考究人家的家境,富会穷,穷会富,关键是两个

人要好好珍惜。”

最后一次和爷爷视频时,他因为二氧化碳滞留有点犯糊涂,视频接通的时候爷爷问我:“宝宝,你找到伞了吗?”我当时忍不住说:“爷爷哪里有伞啊,你可不要犯糊涂。”挂完视频,我突然意识到其实爷爷为我们撑了很久的伞,遮挡了很多的风雨……时间很长,爷爷的陪伴贯穿了我们的成长;时间又很短,爷爷还没有看到我和弟弟成家,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多陪陪他、报答他……

爷爷,你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的血糖有点高吧,要少吃甜食哦,要在天堂继续做个快乐的老头儿!

晨趣



冯祥作